

犟妹子

太阳还没有升起。维苏威山^①上弥漫着一片灰色的浓雾；雾朝着那不勒斯方向延伸，沿岸一带的城镇都被笼罩住了。海静静躺着。但在索伦多镇陡峭的岩岸下，在狭窄的海湾的沙滩上，渔夫和他们的妻子已经开始活动。他们挽着粗大的缆绳，把在海上打了一夜鱼的船和网拖回岸边来。还有一些人在收拾小船，整理风帆，或者把桨和桅杆从巨大的洞窟里搬出来；这些洞深挖在岩壁里，装着栅门，是渔民们夜间存放船具的地方。看不见一个闲人；就连那些不能再出海的老头儿，也加入了拖网的长长的行列；这儿那儿的平屋顶上，站着一些个老婆婆，要么纺线，要么照看孙儿，好让女儿去帮助丈夫干活儿。

“瞧见啦，蕾切拉？咱们的神父先生在那儿。”一个老婆婆对她身边摆弄纺锤的十岁小姑娘说，“他正在上船。他让安东尼送他上卡普里去。圣母玛丽亚啊，瞧他老人家简直还没睡醒哩！”——她边说边举起手来，对下面船上一位矮小和气的神父打招呼；神父正撩起黑袍子来细心地铺在木凳上，然后坐定。岸边的其他人也停下工作，看这位不住向左右两边和蔼地点头的神父离去。

“他干吗一定得去卡普里呢，奶奶？”女孩问，“是那儿没有神父，要向咱们借吗？”

“别发傻，”老婆婆说，“他们那儿有的是，他们有顶美丽的教堂，还有一位咱们没有的隐士。只不过那里有位高贵的太太，她在索伦多住过多年，并且得了重病，家里人几次都以为她熬不过夜了，每次都请神父去为她送临终。可瞧，这时童贞圣母帮助了她，她又变得结实起来，又好每天在海里洗澡啦。后来，她从这儿搬去卡普里，临走时送了一大堆钱给教堂和穷人。据人讲，她让神父答

^① 意大利著名火山，在那不勒斯市附近。

应了常去看她，听她忏悔；不然呐，她是不肯走的。真奇怪，她就这么信赖他。咱们真运气，有他这个神父。他跟个大主教似的有能耐，大人老爷们都来请教他。愿圣母与他同在！”——边说，她边向就要离岸的小船挥手。

“咱们会碰上晴天吗，我的儿子？”矮小的神父问，同时担心地向那不勒斯方向眺望。

“太阳还没出来，”小伙子回答，“这点儿雾它是会驱散的。”

“那就开船吧，我们好在天热之前赶到。”

安东尼抓起长桨，正想把船撑开，但突然又停下来，眼睛望着从索伦多镇下港湾来的那条陡峻的小路的高处。

那儿出现了一个少女苗条的身影，正匆匆走下石阶，边走边摇动手绢。她腕子上挎个小包，衣着相当简朴。然而，她高傲地、简直可以说桀骜不驯地昂着头，黑色的辫子盘在额上，就像戴着一顶王冠。

“还等什么？”神父问。

“有人朝船走来了，大概也想上卡普里。要是您允许的话，神父——船不会慢下来的，她只是个不到十八岁的女孩子。”

说话间，姑娘已从围绕着小路的墙后转了出来。

“劳蕾拉？”神父问，“她上卡普里干什么？”

安东尼耸耸肩。——姑娘急步来到跟前，眼睛望着前方。

“你好啊，犟妹子！”年轻船夫中有几个喊道。看来他们还要说些什么，要不是神父在面前，使他们怀着敬畏的话；姑娘对待他们问候的态度，很叫他们不开心。

“你好，劳蕾拉。”这时神父也大声问，“过得怎么样？想搭船去卡普里吗？”

“要是您允许，神父！”

“问安东尼吧，他是船主。每个人都是自己财产的主人；而上帝，是我们大家的主宰。”

“给你半卡尔令^①,”劳蕾拉对青年船夫正眼不瞧地说,“要是够我作船钱。”

“你留下自己用更好。”小伙子嘟囔着,把几篓橘子推顺,腾出一个座位来。他准备把橘子运到卡普里去卖,那边岛上遍地岩石,长的橘子满足不了众多游客的需要。

“我可不自搭你的船。”姑娘黑色的眉毛一扬,回答道。

“来吧,孩子。”神父说,“他是个好青年,不想靠你这可怜的一点钱发财。喽,上来呀。”他把手伸给她,“就坐在我旁边。瞧,他把自己的衣服给你垫上啦,让你坐得软和一些。对我他可没这么好。年轻人都是这样的,他们照顾一个年轻姑娘,比照顾十个教士还周到呐。得了,得了,安东尼,别道歉啦;这是我们上帝的安排,人以群分嘛。”

这当儿,劳蕾拉已上了船,坐下来;但坐下之前,她一声不吭地把那件上衣推到了边上。安东尼也让它摆着,只在牙齿缝里嘀咕了几句。随后,他猛一撑岸,小船便飞快地射向海湾。

“你那包里头装些什么?”神父问。这时候,他们行驶在刚刚被第一抹霞光照亮的海面上。

“丝,线,和一块面包,神父。丝准备卖给卡普里一位太太织带子,线卖给另一位。”

“你自己纺的吗?”

“是的,大人。”

“要是我记的不错,你也学过织带子。”

“是的,大人。只是母亲的病更重了,我离不开家,要自己买架织机又没钱。”

“更重了!唉,唉!我复活节来你家,她还坐得起来嘛。”

“春天一向是她最难熬的季节。自打那几场大风暴和地震,她就痛得起不来床啦。”

“别少祈祷和请求啊,我的孩子。求童贞圣母代你母亲说情。”

^① 意大利古币名。

你要诚实而勤劳，她才会听你的祈祷。”

停了一停，他又道：“当你走到海边来的时候，人家对你喊：‘你好，犟妹子！’他们为什么这样叫你啊？对于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名字可不好；一个基督徒应该温顺谦卑才是。”

姑娘棕色的脸庞通红，两眼闪闪发光。

“他们讽刺我，因为我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跳舞、唱歌、喜欢讲话。他们就该让人家自己走自己的路嘛；我又没有碍着谁。

“可你也该对每个人都和和气气呀。跳舞和唱歌，尽可让生活轻松的人去唱，去跳；但说话和气，对一个苦闷的人也是应该的。”

她低下了头，双眉蹙得更紧，好似要在眉毛底下，藏起她那对黑色的眼睛。他们默默地航行了一会儿。这时，辉煌的太阳已升起在群山顶上，维苏威山的峰尖高高耸出云端，而山脚一带仍雾气环绕；索伦多平原上的房舍，在一座座绿色橘园的掩映中，闪着白光。

“那位画家，那个想娶你的那不勒斯人，他再没有消息了吗？”神父问。

姑娘摇摇头。

“他那次来画你的像，你为什么拒绝他呢？”

“他画这干吗？比我好看的女孩子有的是。而且——谁知他要拿去做什么。母亲说，他会用它对我施魔法，戕害我的灵魂，甚至弄死我的。”

“别信这些罪过。”神父严肃地道，“你不是一直在主的手掌中吗？没有主的意志，你头发也掉不了一根。难道一个人手头拿着张画像，就比主还强？——再说，你也看得出来，他是对你好的。要不，他肯娶你吗？”

姑娘不作声。

“可你为什么回绝他？据说，他是个正派人，又挺阔气的，他一定会养活你和你母亲，比你靠缫丝挣点钱好得多。”

“咱们是穷人，”姑娘激动地说，“母亲又病了这么久。咱们只会成为人家的累赘。再说，咱也配不上一位上等人。要是他的朋

友来看他,他会为了我害羞的。”

“瞧你说些什么话!我不是告诉过你,人家是正派人。他还打算搬到索伦多来住。这样一个好人,不会很快再有啦;他像是上天专门派来扶助你们的。”

“我根本不要嫁人,永远不嫁!”她十分执拗地说,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你许了愿吗,还是想去做修女?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人家说你性子犟,说得对,虽然那个名字不好听。你没想过吗,你并不是独自生活在世界上;你这个倔脾气,只会使你生病的母亲生活更苦,病更重的?你有什么重要理由,竟拒绝任何诚恳地伸过来扶助你和你母亲的手?回答我呀,劳蕾拉!”

“我有个理由,”她迟疑地低声说,“可我不能讲。”

“不能讲?对我也不能讲?对你平时那么信赖他,相信他对你是一片好意的忏悔神父也不能讲?或者并非这样?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那就让你的心轻松轻松吧,孩子。要是你说的对,我第一个表示赞成。不过,你还年轻,对世界了解太少,也许将来有一天,你会后悔,后悔不该为着一些孩子气的想法,断送了自己的幸福。”

她羞怯地瞥了小伙子一眼。他坐在船尾,用力划着桨,羊毛帽子低低地拉到了额头上。他盯住船旁的海水,像是独自堕入了沉思。神父发现姑娘看了他,便把耳朵凑近姑娘。

“您不认识我父亲。”她悄声说,目光变得阴沉起来。

“你父亲?我记得他过世那会儿,你还不满十岁。可是你父亲,愿他的灵魂早升天堂,他与你这倔脾气又有什么关系?”

“您不了解他,神父。您不知道,我母亲的病,就完全是他弄出来的。”

“怎么会呢?”

“因为他虐待她,打她,用脚踢她。我还记得那些个他怒气冲冲回家来的晚上。母亲从不说他一句话,对他真是百依百顺。可

他呢，却揍她，揍得我心都快碎了。我只好用被子蒙着头装睡，实际上整夜在哭。后来，他见她躺在地上起不来了，又突然变了态度，抱起她来拼命地吻，使得她大叫要憋死啦。母亲不准我提一个字；但她被折磨得很惨，所以父亲死了很多年，她身体还没复原。要是她早早地去世——求主保佑不会这样——我就知道是谁害死了她。”

矮小的神父摇晃着脑袋，像是拿不定主意，该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他的忏悔女。临了，他说：“宽恕他吧，就像你母亲宽恕他那样。别再老是想着那些悲惨的事情，劳蕾拉。将来你会过上好日子，并且忘记这一切的。”

“我永远也忘不了。”她回答，身上不禁战栗起来，“现在您明白了，神父，因此我要永远做闺女，不去给任何一个先虐待我、过后又去亲我的人当奴隶。要是现在有谁来打我，或者吻我，我就知道反抗。母亲却无法反抗，既不能反抗别人打，也不能反抗别人吻，就因为她爱他。我才不愿这样爱任何人，爱得自己生病，爱得自己受苦。”

“瞧你还不是个孩子，说起话来完全和个不知世事的人一样吗？难道所有男人，都像你那可怜的父亲，纵情任性，虐待自己的妻子吗？难道你在左邻右舍中，没有见到很多好人？难道没有见到很多妻子，与自己丈夫过着宁静和睦的生活吗？”

“但我父亲待我母亲的情况，也没谁知道呀；她宁肯死一千次，也不愿告诉人，向人诉苦。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她爱他。要是爱情就是这样，在该呼救时堵住你的嘴，在受恶人侵害时使你无力反抗，那我就永远不会倾心于任何男人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你是孩子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。等到了时候，你的心就会不断问自己，到底爱还是不爱；到那会儿，不管你往自己脑袋里塞些什么想法，都不顶事啦。”——又停了一停：“再说那位画家吧，你相信，他也会虐待你么？”

“他瞅人家那眼神，就跟我看见我父亲求母亲原谅，抱起她来用好话诓她时的眼神一样。我熟悉这眼神。一个忍心殴打从未损

害过自己的老婆的人，也有这样的眼神。我害怕再见到这样的眼神啊。”说完，她便固执地一声不响了。神父也沉默下来。看样子，他在想着种种可以用来开导姑娘的箴言隽语。只是当着年轻的船夫，他不便开口；在姑娘忏悔快结束时，小伙子变得烦躁不安了。

航行两小时后，他们在卡普里小小的码头靠了岸。安东尼把神父从船里抱起来，涉过最后几道平缓的海浪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岸上。劳蕾拉却不等他回来接她，扎起裙子，右手提木屐，左手挎小包，扑喇扑喇就踩着水跑上了岸。

“我今天在卡普里可能呆很久，”神父说，“你不用等我。也许我要明天才回去。你，劳蕾拉，回去后代我问候你母亲。我这个礼拜就来看你们。天黑前你还回去吧？”

“要是有机会就回去。”姑娘一边回答，一边整理自己的裙子。

“你知道我是得回去的。”安东尼用自以为满不在乎的口气说，“我等你到响晚祷的钟声。要是你那会儿不来，我也无所谓。”

“你一定得来，劳蕾拉。”矮小的神父插进来道，“你不能让你母亲单独过夜。——你要去的地方远吗？”

“我到安那卡普里的一个葡萄园去。”

“可我得去卡普里。上帝保佑你，孩子，还有你，我的儿子！”

劳蕾拉吻他的手，随后说了声“再见”，既像对神父说的，又像对安东尼说的。但安东尼装做没听见。他朝神父摘下帽子，看都不看劳蕾拉一眼。

可是，在他们俩转过身去以后，小伙子的目光只跟着困难地走在卵石滩上的神父移动了短短一会儿，就追着向右边高坡走去的姑娘看起来，同时还把手举到额前遮住刺目的阳光。上坡以后，道路眼看要转进两堵围墙之间，这时她停下来，像是想喘口气，同时回头瞭望。她脚下就是码头，四周怪石嶙峋，海水湛蓝湛蓝的，异常美丽——这景致的确是值得停下来欣赏一番的。然而，事有凑巧，她的目光在掠过安东尼的船旁时，与安东尼追赶她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于是，双方就像无意间干了错事的人那样，做了个表示歉意的动作；然后，姑娘一撇嘴便向前走去。

午后才1点钟,安东尼已经在渔民酒馆前的长凳上坐了两小时啦。他心头必定有什么事,每过五分钟就跳起来,跑到太阳地里去,仔仔细细朝着通向岛上两个小镇的道路张望。他对酒馆的老板娘解释:他是怕要变天了。天色虽还明亮,但天空和海水的这种颜色他是认识的。去年起风暴之前,天空和海水正是这样。那一次,他险些把一家英国人划不到岸边来。这她还记得吧。

“记不得。”女人说。

那好,要是傍晚时变了天,她就该想起他的话来了。

“老爷太太去你们那边的多吗?”老板娘过了一会儿问。

“刚开始来。在这以前我们的日子可苦啦。洗海水浴的游客迟迟未到。”

“春天来得迟。比起我们卡普里这儿,你们挣的钱多吗?”

“还不够一礼拜吃两顿空心粉罗,要是我光靠划船过日子的话。时不时地送封信去那不勒斯,或者把位想钓鱼的老爷划到海上去——这就是全部营生。不过,您知道,我舅舅有几个大橘园,是一位有钱的人。‘托尼诺^①,’他说,‘只要我还在,就不让你吃苦,就算以后吧,也会考虑到你的。’这样,上帝保佑我才熬过了冬天。”

“他有儿女吗,您舅舅?”

“没有。他没结过婚,在国外住了很久,很攒了两个钱。眼下,他有心开个大渔行,要我去总管一切,帮他把事情料理料理。”

“那,您就成了位有靠头的人了哟,安东尼。”

年轻的船夫耸耸肩。“谁都有自己的难处哩。”他道。说着又跳起来左瞧右瞧,尽管他完全清楚,只有一方才可能变天。

“我给您再来瓶酒吧。您舅舅反正付得起账。”

老板娘说。

“只来一杯得啦,您们这酒烈着哩。我脑袋都已经发热了。”

① 安东尼的爱称。

“这酒不醉人。您想喝多少,尽管喝多少。正好我男人来了,您得和他再坐一会儿,聊一聊。”

果然,身材魁梧的酒馆老板从高坡上下来,肩搭鱼网,髻发上盖着顶红色便帽。他刚进城给那位贵夫人送鱼去;为了招待索伦多来的小个子神父,夫人专门定了鱼。一瞧见年轻船夫,他便挥手热情欢迎,然后坐到他身边,开始问长问短,讲这讲那。正好老板娘又提来一瓶没掺水的纯卡普里酒,左边的沙地便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,劳蕾拉从通往卡普里的路上走来了。她向众人点了点头,沉默地站在那儿,不知如何是好。

安东尼一跃而起。“我该走了,”他说,“这姑娘是索伦多镇的,今儿一早随神父先生一块儿过来,天黑前得回家去照料自己生病的母亲。”

“得,得,离天黑还早着呐,”老板说,“她有的是时间来喝一杯。喂,老婆,再拿个酒杯来。”

“谢谢,我不会喝。”

劳蕾拉回答,仍站得远远的。

“只管斟吧,老婆,斟啊!她要人劝哩。”

“随她去吧,”小伙子道。“她是个顽固脑瓜,什么事她要不愿,就连圣者也说不动她。”说完,他便急匆匆地告了辞,跑到底下船边去,解开缆,站在那里等着姑娘。她先又向酒馆老板夫妇点点头,然后才步履踟蹰地向小船走去。上船前,她环顾四周,好像盼着谁来和她搭伴。然而,码头上空无一人:渔民们要么在午睡,要么在海上垂钓撒网;少数几个妇女小孩在自家门口,打盹儿的打盹儿,纺线的纺线;再就是那些外来的游客,也一早就过去了,要等天凉了才乘船回来。但她也没能望多久;她还未来得及反抗,安东尼已一把抱起她,把她像个小孩似的抱到船上去了。他自己跟着也跳上去,抓起桨来,三划两划便到了海上。

姑娘坐到船头,半背向着他,使他只能看见她的侧面。眼下,她的表情比平时更严肃。髻发低覆在额头上,纤细的鼻翼执拗地颤动着,丰满的嘴唇紧闭。他们这样默默地在海上航行了一些时

候，她给太阳晒热了，便从手帕中取出东西，把帕子包在头上。接着，她吃起面包来，当她的午餐；她在卡普里什么也没吃啊。安东尼看不下去。他从早上装满橘子的筐子中，取出两个橘子来，说：“喏，拿去和你的面包一块吃吧，劳蕾拉。别以为是我特意为你留的。它们从筐子中滚了出来，我搬空筐子回船时在舱板上发现了。”

“你自己吃吧。我吃面包就够了。”

“大热天橘子可以解渴，瞧你跑了这么老远。”

“人家给了我一杯水喝，我已经不渴了。”

“随你便吧。”

他说着，便把橘子扔回筐里。

又一阵沉默。海面平明如镜，船头的水声很轻很轻。就连那些栖息在岩岸洞穴中的白色水鸟，在飞来飞去地觅食时也悄然无声。

“你可以把这两只橘子捎给你母亲。”

安东尼又提起话头。

“咱们家里还有橘子；就算吃完了，我再去买就是。”

“你就捎去吧，算我的一点儿心意。”

“可她不认识你呀。”

“那你可以告诉她我是谁嘛。”

“我也不认识你。”

她说不认识他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1年前的一个礼拜天，就在那位画家来索伦多的时候，安东尼和当地的几个小伙子正好在大街旁的广场上玩地滚球。就在那儿，画家初次见到了劳蕾拉；她头上顶着水罐，打他身边走过，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他。那不勒斯人一见她便着了迷，呆呆立在那儿盯着她瞧，不顾自己正好站在滚球道上，只要再跨两步就可以让出来。这当儿，重重的一球滚到了他的脚踝上，提醒他，此处不是发呆的地方。他回头瞅了瞅，像是等着谁去向他道歉。掷这一球的年轻船夫却傲慢地站在伙伴中间，一声不吭；陌生人觉得还是避免口角，走开为妙。可是，这件事

后来传开了；画家来正式向劳蕾拉求婚时，又被人们提了起来。画家曾经问劳蕾拉，她是不是为了那个不懂礼貌的愣小子才拒绝他的；劳蕾拉不耐烦地回答：“咱不认识他。”上述那件事，也传到了她耳朵里。这以后，她碰见安东尼就该认得了吧。

眼下，他俩坐在船上，就像一对仇敌，各人的心都跳得要命。安东尼平时那和善的面孔涨得通红。他击打着海水，让水花溅到自己身上。他的嘴唇时而哆嗦，像是在骂人似的。姑娘装作没有看见，完全漫不经心的样子。她把身子倾出船外，让水流从手指间滑过。随后，她解下手帕，整理头发，就像船上只有她一个人似的。不过，她的眉毛微微抽动，两颊发烧，她用湿淋淋的手去冰也没有用。这时，他们已在大海中间，远近都见不到半点帆影。卡普里岛被抛在了身后；前面的海岸躺在迷眼的阳光中，还离得很远很远。甚至没有一只海鸥，来冲破这深沉的岑寂。安东尼环顾四周。突然，他像是拿定了主意，脸上的红色褪了，放下了桨。劳蕾拉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看他，心情十分紧张，但一点也不害怕。

“我必须了结这事。”小伙子冲口说道，“拖了这么久啦，我差不多奇怪自己竟没有因此死掉。你说，你不认识我？难道你没有一次一次地瞧见，我怎么疯子似的打你面前跑过，有满肚子话要对你说？可你总是把嘴一噘，转过身去不理我。”

“我有什么好和你谈呢？”她干巴巴地说，“我看得出，你想和我搭讪。可我不愿让别人嚼舌头，无缘无故地嚼舌头。我不愿意嫁给你，不愿意嫁给你和任何人。”

“不嫁给任何人？你以为打发走了那个画家，就好总这么讲么？呸！你那会儿还是个孩子。你将来会感到寂寞；到那时，像你这么个怪脾气，就会随随便便嫁个人了事的。”

“谁知道自己将来怎样呢？就算我会改变主意，可这跟你什么相干？”

“跟我什么相干？”他大叫一声，从桨手凳上跳起老高，弄得小船也颠来簸去，“跟我什么相干？在知道了我的境况以后，你还能这样问？你将来对谁比我好，谁就不得好死！”

“难道我答应过你吗？你自己头脑发昏，又关我什么事？你有什么权利，要我跟你好？”

“哦，”他吼道，“这在书上自然没有写，任何法律家也不会用拉丁文把它写下来，盖上封印的；不过，我知道，我有权讨你做老婆，就跟我有权升天堂一样，因为我是个好小伙子。你以为，我肯眼睁睁瞧着你被另外的男人带着上教堂去吗？姑娘们打我面前经过，都会耸肩膀，这我受得了吗？”

“您想咋办就咋办吧。你再怎么吓唬，我都不害怕。我将仍旧照自己的想法去做。”

“你才不会老是这么讲哩，”他浑身颤抖着说，“我是一个男子汉，不会长此下去，让自己的生活给一个婊子给糟蹋了。你明白吗，你现在在我的手心里，我要你怎的，你就得怎的？”

“弄死我吧，要是你敢。”她慢吞吞地说。

“那就来个干脆，”他嚷道，声音变得嘶哑起来，“海里有的是咱俩的地方。我帮不了你啦，妹子。”他几乎是满怀同情地说，犹如是在梦呓，“不过，我们必须同时一起去，两人一块儿，就在马上！”他大声吼叫，蓦地用双手抓住了她。但转瞬间，他缩回右手，鲜血涌了出来：她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

“你要我怎的，我就得怎的吗？”她叫道，身子猛地一扭，撞开了他，“咱们等着瞧吧，看我是不是在你手心里！”说完，便跳下船去，一眨眼便消失在大海深处。

一会儿，她浮出了水面；裙子紧紧裹住身体，辫子叫海浪冲散了，沉甸甸地拖在脖子上。她双臂不停地划水，一声不响地奋力游着，从小船旁向岸边游去。

突然的震惊，使小伙子几乎失去了知觉。他站在船上，弓着腰，目光盯在她身上，好似眼前出现了奇迹。随后，他晃了晃脑袋，便扑到桨前，使出全部力气追着她划去。这当儿，他手上喷涌出来的鲜血，已把舱底给染红了。

转眼间，他就到了她身边，尽管她游得很快。

“看在圣母玛丽亚分上！”他喊道，“上船来吧！我是个疯子，天

晓得我怎么失去了理性。就像给闪电打着了一样，我脑子里突然一热，就发起狂来，连自己干些啥，说些啥，也全不晓得啦。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劳蕾拉；我只希望你救自己的命，上船来啊！”

她只顾游着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。

“你到不了岸边，还有两海里呐。想想你母亲吧。要是你遭不幸，我会吓死了的。”

她用眼睛估量了一下到岸边的距离，然后也不答话，就游到船边，攀住了船舷。他赶去帮助她；姑娘的体重使小船倾到了一边，他放在凳子上的衣服便掉进了海里。她敏捷地翻进船来，回到老位子上。他看见她平安无事了，又划起桨来。她拧着湿淋淋的裙子，挤掉辫子里的水。这时，她望着舱底，才发现了血。她迅速地瞅了瞅那只手；他仍在划着桨，压根儿就像没有受伤似的。

“拿去！”她递过手帕去说。

他摇摇头，继续朝前划。临了，她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用手帕把他那很深的伤口紧紧包扎起来。然后，她不顾他的反抗，从他手中夺过桨，坐到他对面，正眼也不瞧他，只是盯住被血染红了的桨，一下一下地猛力划起来。两人都默默无语。快到岸边，正碰上出海进行夜间捕捞的渔民们。他们招呼安东尼，并拿劳蕾拉打趣。可两人都没抬头，也不回答一句。

进港的时候，太阳还高高挂在波希达岛上空。劳蕾拉抖了抖在海上差不多已经干了的裙子，跳上岸去。早上看见他们离开的那个老婆婆，这会儿又站在屋顶上。“你那手怎么啦，托尼诺？耶稣基督啊，整个船都给血泡起来了。”

“没事儿，教母，”小伙子回答，“我让一颗突出的钉子挂伤了。明几个就好了的。该死的血一碰着便出来，其实并没有多少危险。”

“我来给你敷点草药吧，小伙子。”

“不劳神啦，教母。已经包扎好，明几个就没事儿了。我的皮肤健康着哩，任何伤口都会一下子长好。”

“再见！”劳蕾拉道，转身朝上山的路走去。

“晚安！”小伙子在后面大声说，但眼睛并未看她。随后，他把船具和筐子从船上搬下来，爬上狭窄的石级，走回自己的小屋去了。

在那两间他眼下走进走出的小屋里，除去他没有任何人。透过几孔只装着木条子的小敞窗，风吹进来，带着比在平静的海面上更多的凉意。寂静使他感到舒服。刚才，他在圣母的小像前站了很久，虔诚地望着贴在像上的、银纸剪成的星辉状灵光。但他并未想到祈祷。他不再有任何希望，还祈祷什么呢？

白天似乎停住了脚步。他渴望黑夜快快到来；因为，他疲倦了，失血过多也使他虚弱，尽管他不承认。他感觉手上阵阵剧痛，便坐到一张小凳上，解开手帕。被堵住的血又渗了出来，伤口周围肿得老高。他仔细地洗净伤口，把它久久地浸在水里冰。当他再取出手来时，便清楚地辨出了劳蕾拉的齿痕。“她说得对，”他自言自语着，“我是个野兽，活该如此。明天我让乔西普把手帕交给她。我不想让她再见我的面。”他在用左手和牙齿重新扎好右手以后，便仔仔细细洗起手帕来，洗好又摊开，在太阳底下晒。他自己则倒在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皎洁的月光，使他从似睡非睡中醒来；再说手上的疼痛，也不让他安睡。他跳起来，想再把手浸到水里止止痛。这当儿，他听见门上发出了响声。“谁呀？”他大声问，同时拉开门。劳蕾拉站在他面前。

也没问是否允许，她就走进屋去。她解下裹在头上的帕子，把一只小提篮搁在桌上，便喘起长气来。

“你来取手帕吧，”他说，“其实你不必劳这个神，明天一早我就要请乔西普送给你。”

“不关手帕什么事。”她立即回答，“我上山去给你采了些止血药。这儿！”她边说边揭提篮盖。

“太麻烦你，”他说，口气中全无讽刺意味，“太麻烦你。已经好些了，已经好多了；就算更坏了吧，那也是自讨的。你这时来干吗

呢？要是给人碰见怎么办！你知道，他们会怎么胡扯，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啥。”

“我才不管任何人咧，”她急躁地说，“我只想看看你的手，给它敷上草药，要知道你用左手可弄不好啊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这不必要。”

“那让我瞧瞧，好让我相信。”她二话不说，就抓起那只无力反抗的手，解开布条。一见那巨大的肿块，她就怔住了，叫道：“圣母玛丽亚！”

“有一点儿肿，”他说，“过一天一宿就没事儿了。”

她摇摇头说：“像这样，你一礼拜也出不了海啦。”

“我想后天就可以。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说话间，她端来面盆，重新洗那伤口；他也像个孩子似的，听凭她摆布。然后，她把草药叶子铺在伤口上，用自己带来的夏布条包扎好；立刻，他就觉得疼痛减轻了。

包扎完毕，他说：“谢谢你。听我说，你要是肯对我再行个好，就请原谅我今天发了狂，并把我说的和我做的一切，统统忘了吧。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。你从来不曾逗引过我，真的没有。往后，你再也听不见我说任何使你生气的話了。”

“该我求你原谅，”她抢过话头，“我本可以更好地向你说清楚一切，不该不理不睬地气你。再说，还有这手上的伤口……”

“你那是自卫，而且在该让我恢复理智的万不得已的时候。我说过，这不要紧的。甭提什么让我原谅你了。你这样做对我有好处，我感谢你。好了，回家睡觉吧。这儿——这儿是你的手帕，你可以马上带回去。”

他递给她；她站着一动不动，像是思想里在进行斗争。终于，她说：“你为了我的缘故，把上衣也丢了，而且我知道，卖橘子的钱也在里边。这是我在回家的路上才想起的。我无法赔偿你，因为我没有钱。就算我有点，那也是母亲的。不过，我有个银十字架，那个画家最后一次上我家，给我留在桌上的。可我瞧都不愿瞧一眼，恨不得从箱子里把它甩出去。要是你拿去卖掉——母亲说，可

以值几个钱——就可补偿你的损失。要是还不够,我就设法在夜里母亲睡觉时,再纺线挣点钱给你。”

“我什么也不收。”他坚决地说,并且把她从衣袋里掏出来的那个亮晶晶的十字架推开。

“你一定得收下。”她说,“谁知你这手多久才能干活呢。我放它在这儿了,我再不想让自己的眼睛看见它。”

“那就扔它到海里去吧!”

“这可不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呀。这纯粹是你的权利,是你理所应得的。”

“权利?我没有权利要你的任何东西。要是你往后再碰见我,就对我行行好,别再瞧我;不然,我就会想,你是在提醒我曾经对不起你。好啦,晚安,就让这是最后一次吧。”

他给她把手帕放进提篮,再将十字架搁在上边,然后盖上篮盖。可当他抬起头来看见她的脸时,他吓了一跳。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过她的面颊。她任其自由地流淌。

“圣母玛丽亚啊!”他喊出来,“你病了吗?瞧你浑身都在哆嗦!”

“没什么,”她说,“我要回家!”边说边朝门口歪歪倒倒走去。终于,她忍不住哭出声来,额头抵在门柱上,发出大声而急促的抽泣。但在他追上去劝阻她之前,她突然转过身来,扑到了他的脖子上。

“我受不了啦。”她喊道,紧紧地抱住他不放,就如垂死的人抱住生命一样,“我不能听你对我这么好言好语,然后叫我走,使我良心上过意不去。你打我吧,踢我吧,咒骂我吧!——或者,要是真的,你真爱我,在我对你这么狠以后还爱我,那么,就收留我吧,想把我怎样,就怎样吧。只是别打发我离开你!”又一阵急促的抽泣,使她讲不下去了。

他默默地搂住她有好一会儿。

“你问我还爱你吗?”他终于大声说,“圣母玛丽亚啊!你难道以为,这小小的伤口,就把我心里的血全部流光了吗?你没感觉到

这颗心，它在我胸中激烈跳动，就像要跳出来献给你吗？要是你讲这些话只是想试试我，或者因为你同情我，那你就去吧；就连这些我也会忘记的。你不必因为知道我为你吃了许多苦，就觉得自己对不起我。”

“不，”她从他肩上抬起头来，眼泪汪汪地盯着他的脸，坚决地说，“我爱你。让我说了吧，我只是一直害怕会爱上你，一直想反抗。现在我可要变个样子了，因为当你在巷子里打我身边走过，要叫我不看你我就再也受不了啦。这会儿，我还要吻你哩，”她说，“这样，要是你又发生怀疑，你就可以对自己讲：她吻过我了；而劳蕾拉是不吻任何人的，除非她让这人做她的丈夫。”

她吻了他，然后挣脱身，说：“晚安，我亲爱的！睡觉去吧，把你的手养好。不用跟着我，要知道我不害怕任何人，只害怕你。”

说罢，她便一溜烟跑出门去，消失在围墙的暗影里。小伙子却还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的大海；海上，星星们好像全在轻轻地摇曳。

下一次矮小的神父听完劳蕾拉长时间的忏悔，从忏悔室中走出来时不禁暗自发笑。

“谁想得到呢，”他自言自语说，“天主这么快就垂怜这颗奇异的心。我还在责备自己，没有更严厉地警告她身上那个犟性子魔鬼哩。然而，我们的眼光都太短浅，看不见通往天国的条条道路。喏，愿上帝赐福给她，并让我活到劳蕾拉的大小子能代替他爸爸送我过海去的那一天吧！哎呀呀，这个犟妹子！”